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一



南史宋書

魏晉以後惟劉裕之取差或無愧蓋晉已亡而裕非其  
叛臣也但力尙不足自得故必假晉爲名爾取天下未  
論義得與篡盜而實欲有之甚難曹操司馬氏皆數十  
年劉裕亦然人以爲不能致者須勤身苦力以致之不  
如是無以定民故也而王莽王敦桓温父子直以很抗  
陵上暴眾害物豪奪輕有隕身滅族不克主民悲夫  
裕本劉牢之所拔習見百年輕略中原舊事勇智兼人



宇量閎絕若使息圖僭奪專意經綸其於恢復混一之功不難成矣裕非無此資故前取燕後取秦皆欲頓駕立足爲遠大之基所以隨事淪胥旣得復失終於割據分裂者乃劉穆之教誤之也取天下自蘇秦張儀說破蕭何張良做出後世相承蓋有定說英傑之士必先識其大勢所歸運動開闔在本身材分之外而穆之乃欲以區區應用刀筆小能輒當豪傑佐時之目嗟夫彼謂如鄧禹荀彧者無以異於賈充鍾會耶

江左之政以元嘉爲首史言其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爵有常科罰無濫品建武永平之後無及焉今考其最可見者責成郡縣及守宰以六韜爲斷而已大抵上持其要而下姑以苟安爾若夫寬卹之政勸相之方先民後己之誠損上益下之術固未及也況於道德文物使之知教而有禮乎自戎狄迭據北方所不論蓋至唐僅以正觀開元爲稱然則善政不常有非特賢君難遇亦由任己以亂俗者多而識治以靖民者少故也豈不惜哉宋文帝雖勤苦求治不過獄訟而已武明淫侈猜酷殘民如不及兩廢主童孺極惡蕭氏遂劫而代之及於梁



陳禍福歟忽學者以其微淺不能置論然於世教所係甚重古人之於天下固有常道故伊尹謂肇修人紀以至於有萬邦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爲國尙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能猶存不止是富貴自身一路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兩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亦爲有所憑藉故比其他享國者粗長久曹操之興荀彧本欲扶持接續漢事操不用又殺之陳羣王朗之流隨時好

惡舊論盡矣此後無有知者只如劉表要依文按本作昔人樣致雖未必是其徒不能隳括與之共守反與其亡雖諸葛亮亦然然則管仲樂毅亮雖以自比恐未必及也故三國各不數十年而亡況劉穆之比以前人更隔數十重見識劉裕本有闊達意度而穆之以狹劣教之其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民生其間受禍迫數可勝歎哉然則居王導謝安王儉之地者安可不深念夕惕以爲警戒歟若學者但誦習三代有道之長不知如此短促卻



在甚處既無經通宏濟之念而波流風靡與世推移又或迂鈍疏野以古自絕則與江左人材何以異矣

自蔡邕杜預用新術治歷至何承天祖冲之考索愈精承天以月蝕之衝推日躔次冲之言古術之作在漢初周末所謂求詳於未差之前蓋劉歆班固所不能到也冲之與戴法興更相論難宋孝武殂不復施用然歷家傳之具存一作梁卒用之至陳

沈約敘祓除引周禮女巫韓詩溱洧論語浴沂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

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於昔之傳注者不可不知也

遷固爲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略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蔚宗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爲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旣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考見始末當使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漢魏雜歌詞多曹氏父子所作昔文王周召皆自爲文  
字褒功撰德協俗訓民正聲入於人心百世賴之曹氏  
以俠氣動哀思激揚頓挫而千載之下文士才子奮其  
筆墨欲以名世嗟夫人材固繫於所祖耶若洛陽令羅  
敷行陳安隴上吟民伍之詞本乎風土自不可廢惜其  
零落僅存一二觀者詳之也

魏文居諒闇之始便數出游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  
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忤旨極刑天下化之咸賤守  
節此貌之不恭也按傅玄有慕通達之論而言之不詳

此自魏晉相承記魏文云然宜得其實也晉志削不載  
今當復存乃正始玄虛本原所自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甯之舞手接杯槃反覆之歌曰晉  
世甯舞杯槃史以爲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接杯槃於手  
而反覆之至危也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知不  
及遠晉世之甯猶杯槃之在手切事中理蓋亦君子之  
言也流傳至今猶有杯舞又云中巾舞古公莫舞也

宋元嘉末日蝕星辰畢見孝建初蝕列宿粲然前代之  
異未有巨此者也吁是時陽德盡耶



史稱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厯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蓋於是時江淮以南爲十九州矣時代遷換南北割裂而地之去留無常是人事之不能免至於樂變慕廣不求於政而求於地則後世之通患也其後又不止此或州增複名郡累冗號無益而祇爲異去古愈遠矣書地之法當存舊繫雅削浮沒猥而已

宋明帝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置內職有通尹列敘司

儀司政女林侍御殿中祭酒之目史以爲元嘉以降椒庭綺觀千門萬戶淫妝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昭陽魏九華不能槩其萬一昔衛靈公與南子駕雍渠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古者后妃通稱本無內職儒生妄說文義承誤流轉後世遂無所不有何止好色哉

漢魏以後天下共稱諸葛亮次則劉穆之亮雖用其民不息然民德亮故不忘也穆之未可語此亮能束縛豪貴使洗手聽法穆之安能亮任人能盡其器用所至材



者知不見遺不材無所徼倖穆之亦未至此若夫佐裕大合英豪竭力經營使天下定於一尤非穆之所知也自曹操不能一天下余豈以空談責穆之蓋裕實有可致之資其時亦易然卒以不就者旣殺謝混除劉毅司馬休之自應止此規小意狹又再費日月故也沈約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化不下及道子昏德憲章墜矣重之以國寶加之以元顯祖宗遺典羣公舊章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

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若綫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捶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蓋文宣公之爲也此當時人稱穆之實錄然尙有當論者孔子謂如有用我期月而已豈聖人之智不及也詩云誰能烹魚漑之釜鬻然則何天下之亂而能治之者少耶

史稱王宏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未知斟酌優允者何事當只指與八座丞郎疏議者耶當



香學詞言 卷三十一  
時政體此爲大耶然後世又有不能如此而稱賢者矣  
故可歎也

徐羨之傅亮受顧命事營陽廬陵皆當廢但不當殺爾  
既至於殺則文帝無以自處不待王曇首輩迫促也然  
猶遲回不忍者累年蓋亦難之所以致帝於有過乃三  
人自爲觀其負荷大事亦秦漢以後所少至於二王之  
不當殺不待智者而後知然宋武禪代酖毒舊君戕剝  
遺胤不翅如狐豚其臣習見方爲新君也不暇爲舊君  
計故蹉跌至此也或以晉惠公里克爲比又言春秋之

義不當殺皆非也人道所係豈可以禍福影響附合耶  
謝晦自知不反而猶舉兵犯闕爲徐傅陳寃未審克捷  
之後又將何計其愚如此殺二王固不足道也然以沈  
約所論則當時亦無以三人爲非者豈託孤寄命之地  
古人遂無復令終歟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  
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痛與牛杖奔從柱間直過其  
精如此德願以此擅寵於時然則古之所謂東野畢者  
將空言而非實歟



朱齡石取譙縱復從外水朱超石取姚泓奔卻月營智  
勇兼奮項藉曹操無以過之江左用兵如劉裕古今所  
未有也然及其意衰氣沮爲勃勃所禽土梗之不若皆  
前日之人耳兵固無常勝而亦無常形也

張興世於敵上流立營卒以破賊昔人以智使勇後世  
須有勇方有智耳

曹操既得重位父子自作風流領接一世劉裕已有權  
任父子慕當時風流與兵力參用成魏晉之俗者操也  
不墜晉之遺風者裕也爲國自有楨幹得之者興人主

不知此難以言御物矣因謝景仁謝述謝弘微事書此  
然宋武又謂蔡廓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竟以會稽  
與褚淡之悲夫若更透過功烈何止如此

張永傳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請以一年  
爲制從之乃孝建初也不知前此云何然外則萬里從  
征內則宿衛迭上自昔而然但有緩急耳

謝方明傳數百字詳看後稱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  
承代前人不異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  
可尋謝氏前一行人以風尙自高實政疏闊而後輩乃



精密如此

沈約論江南貧富元嘉大明盛衰及常平不興

沈曇謂慶議謂

籠以平價則官刻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夫殘民百年之命以豐其國而不思立一日之法以庇其民故稱管氏輕重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數千年間寥寥僅存而其終也又反爲民患嗚呼必優官刻民而後可耶

沈約言自黃初至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所記臧熹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庾蔚之周野王周王子向琰賀道養雖未及古人然立名當世固不得而略也

時主苟不至加秦燒書殺士則學以人興傳之久近自係其道之精粗不以利祿盛衰也

食貨以來罷錢專用穀帛者惟漢末魏初孔琳之議甚詳沈約謂覩其末而不統其本此自戲論無可言者然錢與物相權而行古今正法也後世窮於用錢不能思變流通路絕恐開壞亂之門又在建安黃初下矣

蔡廓言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傅亮使止徐羨之不及此與霍光說同耳不必便謂爲有學術也若止殺廬陵元嘉亦



自無屠戮之禍然廬陵要是可廢不可殺也史稱廓年  
位並輕而爲時流所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立人之  
朝通塞交戰惟無欲於其間者庶幾爲人所信耳  
廓謂選事不悉見付不作吏部尙書蓋魏晉吏部郎已  
專用人之柄況尙書乎宰相職業不在進用百官余固  
論之後世盡奪吏銓歸廟堂宰相事但有此一條不然  
則爲落寞失權是其上者皆淪滅不復見君德天道誰  
與助成極當考詳

蔡興宗傳載爭選事尤詳悉蓋散騎常侍中書令祕書  
監雖非要塗然皆三品與八座征鎮並列選曹所擬授  
也上二品公相都督主相所自用者殊少耳

興宗幸死於廢帝初不然當末年之事未知何以處  
余每恨荀淑李膺之流師友言議不傳於後觀謝弘微  
傳載謝混烏衣之游益令人慨然如言阿遠剛躁負氣  
呵客博而無檢矐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  
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又云微子異不傷物  
同不害正皆混語也混已如此況膺等乎

晉懲魏失寵樹宗藩遂速亂亡末年道子元顯公卿不



復措手足同歸於弊劉裕益甚子弟孩抱皆使驅駕士大夫既不足以鎮繫人心徒扇動同異反叛屢起上下猜防過於庶姓國祚長短竟何所較昔在禹湯維御之制無聞然亦能永世周雖以同姓至八百昭穆之後不絕幾何人主不以道德囿天下而欲講自固之術雖文武周召我未見其工也

親禮國士友接佳流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至訛曰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

以矜獨斷之明此宋文帝誠義恭往荊州書中語也宋文帝多恕人之言如慰勞孔熙先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乃我負卿此亦他人主所不能宜其致元嘉之治也佳流謂時之名勝然未必有幹用之實正人主勵精者所簡薄而帝能親接之蓋加於人一等也

王微與江湛辭吏部郎書及王僧綽何偃書雖不宏暢然無一點俗也惜其所知未遠而所立已過耳微言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羣過於孔文舉孔融奇逸天下歸心



而亮之言如此蓋秦漢以後執權當位者皆有一種操切裁制之習雖亮亦不能免也推亮此意未必逮管樂也

鄭鮮之傳言劉裕少親戎旅不經講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漢高祖乃謂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然則絕學之後多士之餘氣習聞見自不同也按王景文傳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議論故余謂穆之

教誤劉裕也

宋文帝旣殺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當時惟稱裴松之得奉使之義觀其奏文雅有意裁依事爲書必有所考惜乎不傳也州縣監司雖已備列特遣使命有所觀省自足以新一時耳目況人主初卽位天下無不想聞德音乎誠有願治者必自此始往歲光宗將內禪或勸宰相以赦文宜搜訪巖穴宰相色不怡答云此常談爾或者方爭論變色余笑解之以爲今時在客店求差遣者尙不能疏理何暇論巖穴宜丞相以爲常談也



及既求言而有應詔論事者不特不能延納又從而竊  
謂之然則如宋文帝裴松之事蓋常人所共嗤點矣  
親戚執權能以令終者周公之後惟東平王蒼慕容恪  
恪別論蒼亦爲文而已且又速退所以兄弟無隙也宋文  
帝本無猜心而義康擅政十餘年威福在手事會既逼  
生疑起釁致成大戮當是之時蓋無所用力徒使巴令  
育隨死悲夫

何承天安邊論學者多遵用按沈約稱宋人綿河作守  
兵孤援闕盛衰既兆用啟戎心又分青置境無圍守之  
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  
亡故載此論以爲博而篤承天亦自言和親事重遠征  
不可安邊固守其計爲長如欲移遠就近浚復城隍固  
守邊之長經若纂耦車牛課計丁仗盡責之民則事既  
難從於守備之計亦不周徧矣此是昔人已行之粗說  
必須用之又當增益推廣而後可大抵謀邊規敵策貴  
因時有徑切的實用之卽驗者如晁錯侯應揚雄江統  
之說是也施之異日則或不然只如趙充國屯田當時  
已不可盡用而後世欲拾其遺說步武從之蓋已疏矣



香學詩言 卷三十一  
若今世詳究此論則又大異古者和親不能專一自春秋至唐皆然而今二百餘年虜更兩姓議和株守不變華戎所同稍一渝改便致大禍身播國亡主謀者梟誅刊翦罪同叛逆一異也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南北互屬前代多有而昔者河東北今也淮漢限以溝塹分割堅明無復犬牙相錯之形二異也漢文帝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蓋中國惟恐夷狄背約而今乃虜自執盟誓懼我移易聲彼之直歸曲於人三異也又承天所言正以和爲未易故欲治守策若和親已定信如四時邊城晏

然和樂萬里區區守禦何所用之過計私憂勞弊邊民貽笑多士而已頃者朝廷方舉復讐之義余深患之欲先擇沿淮漢十州郡臣宰做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

通家丁三數年間得此數

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虜雖百萬不得輕撓當是時我無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於已得之地仍作一重氣壯志強實力足恃雖無大戰虜當銷縮謀因力運戰亦無難



如此則藩牆扞城堂奧不動矣今虜雖已復和尤當用此策且春秋戰國圖人之國與自守其國者皆數十百年單行一說世守不易雖三代以仁義致天下亦皆如此而後世乃施浮游嘗試之計朝責夕效後毀前功所以更無湊止處況今阻水爲境山水塞忠義民兵自備器甲之類在承天四事中略皆施行然虜嘗一至則生聚以百萬計席卷渡江天下騷動竟亦何補故余謂策貴因時取其徑切的實者可也

謝靈運撰征山居賦雖體裁下而意韻高視漢人規模

前作者反當勝也沈約論詞賦之變謂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頓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余觀詩人之音節未有不順者至騷始逆之騷體旣流詩人之順遂不可復自約以後其聲愈浮其節愈急百千年間天下靡然窮巧極妙而無當於義理之毫芒其能高者不過以氣力振暴之暫稱雄傑而約方言靈均以來此祕未覩蓋可歎也

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道不一至於開諫致甯防口取



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建平王宏獻議語也江左之文雕靡無實如此數十字簡矣而該切義理固無害於文也

劉璣爲建平王景素訟冤書敘事博雅引義切近可追漢人餘風雖間有琢刻少矣比齊梁間豪於一時者絕出倫類不可同稱然璣與兄嘯皆儒者不以文名也顏延之五君詠怨憤斥外而作耳柏舟簡兮君子陽陽邱中有麻等詩使其當時皆如此則亦何貴也夫高人之思遺世之音尙病其偏況如此等後人不必擬也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悞文士前稱潘陸後稱顏謝而延之頗存理義不獨以文也庭誥雜言會最成篇卻煩累難讀

顧覲之爲山陰令務簡績修著名於世後世三萬戶邑極眾而宋獨以山陰爲最劇其言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誠古今同患至於理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惟覲之能之蓋世之以身累事者不獨庸人汙吏爲然而以政自喜者往往皆然也蔡興宗乃以覲之風節過峻



豈其謙耶抑興宗猶有以自將耶

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論猥駁無可觀不如此數十語也說到命處著語不得雖聖人難之覬之執命是實物故言愈多愈滯耳

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緣沔而居故當時有襄陽樂之謠道產死而羣蠻大動柳元景宗慙沈慶之窮兵力取之僅克若後世之論則道產爲姑息引寇遺

患後人方爲大罪不得有良吏之稱也慶之以爲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蠻得據山爲阻矢石有用乃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噪上山衝其腹心連營山中開門相通穿池於內以防蠻火竟以此困蠻恐後人或未用也余嘗論用智非勇不成世固有有勇而以無智敗未有有智而能以無勇成者後世智謀短闕每事挫辱正坐膽力久喪不復生發耳

顏師伯用寒人張奇事江左以爲口實人主不能以道御臣下而與之爭職事以此爲收攬威柄自韓昭侯漢



武宣之流猶不能禁止況宋孝武昏德耶學士大夫每於商論世故無不推墮如魏徵陸贄乃當免耳

周朗所言雖未盡當世務然世主真欲論治必由此門要不自庸人出不可謂江東無人也王吉但汎指大槩猶得廢棄朗觸忤多矣宜不免死真可歎也沈懷文持論正平亦復併命士君子居世若之何而可晏子叔向特幸耳

宋明帝殺吳喜手詔二千四百餘言稱其能將數十人降羣賊三百人平十郡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疾患不治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羸冷資散熱動去堅豈憶始時之患不計後日之損宋人詔令多有此比可謂瑕不掩瑜殺人自生也昔楚子囊諡君爲共孔子謂楚昭王知大道蓋自古人君能知君道者甚少而存亡延促更視其力之如何不以道有無爲斷此尤可歎息也

劉劭降壽陽約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生爲立碑不惟江左纔有此一事



載籍間自少見也理雖具在要須人與理會然後道義可行觀勗條答鄧元友事其自得之者多而處之若無惜其遭時愈下不得寘品於羊陸中也

袁粲自待甚高遺落世故其終能立節固宜然旣已委權於前方欲作異於後自無可成之理此清談高詠誤之耳

龔穎蜀之辟吏全節故將九載不渝郭原平越之鄙人篤行事親三世無改

晉宋以前至於堯舜居官無代但不爲民計者更易頻耳故沈約稱宋文帝守宰以六朞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止言非六朞不得去亦不言及六朞便當代也然是時如顏延之便已除代其後遂稱三周年一小滿而後世立爲代法乃至前授未上後代已除甚至再三人欲其處殆將五六雖有志之君欲爲民計不材者旣不可禦而善於職者欲久而不可得古今之變如此可畏也

王鎮之王氏衣冠家爲廣州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無異始至能此自應杜慧度朱戴遠人文武兼著注節皎



然可尙也

陶潛卒於元嘉四年故宋書稱其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年號永初以來唯云甲子所載宜得其實而晉書不取彼謂逸民於存亡之義無關故耶

沈約恩倖序稱魏立九品蓋論人材優劣非爲世族高卑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

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自劉毅衛瓘李重論中正至約盡之矣此魏晉江左大事也不然則戴法興徐爰阮佃夫輩皆士大夫之選豈得尙爲恩倖耶魏太武言彼常願欲共我一遇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又謂吳人止有斫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斫營者江南之所長大戰者虜人之所畏故魏太武聲欲渡江而已其計正在虜掠殘壞



爾夷狄之情古今一致然後世智慮變易既不知斫營  
尤畏大戰不論士大夫雖爲將者皆不能言兵是以虜  
累數百年陸梁無所憚信天地間異事也約爲索虜傳  
載事情精實與中國利害相接瞭然若身履其時班固  
匈奴傳不能及也

西南夷訶羅陁呵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  
文皆與佛書之行於中國者不異蓋魏晉前所未有然  
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傳相崇  
尚以爲經爾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間於夷

夏然彼可施之於我而我不得以革之於彼其淺深之  
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於夷者也

遷固相踵作諸志存上古大意於漢事猶多闕略後漢  
便失比次至約撰宋書粗完實而事多義少其後遂爲  
會要矣然備一代之故使後人自擇其體亦只宜如此  
每見學者於史記漢唐之外往往遺忽旣墮熟處又統  
紀不全極失典學之義按孔子自唐虞至魯春秋無不  
論敘距孔丘卒纔二歲豈以爲博正謂學之次第當如  
此學者不知遂多異說乖本旨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一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二

齊書

按漢魏之季皆以君弱不能主斷爲強臣劫取至宋非專取之於晉差若無愧余固論之矣及其後世三遇淫虐營陽見廢早故毒未加於人使縱其惡非桓靈所能當也前廢殞首雖授之湘東而子房子瑱禍遍天下蕭道成材非雄特仕於亂世懼不獲死密有狂心殆與莽卓操懿之流異矣夫有桀紂之暴以殺爲能如湯武之德則曰爲天下誅之苟非其人姑以自救取位如道成



是也況休若景素既已再奪猶不知懼好殺愈熾兇窮  
虐極不可復存是則蕭氏之篡雖義所不許而勢有所  
必至矣但其父子智識凡猥曾無毫髮爲民請命之念  
放飯於大物流啜於高位武帝謂豫章王疑今夜行無  
使爲尉司所呵疑言封畿之  
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促亡之象近在目前而其臣方爲  
之稱奇數瑞封樹枯骨陳說蛟蛇以神怪之嗚呼自司  
馬遷以來如是矣

余嘗論宋元嘉守宰以六朞爲斷非欲久之乃速之及  
齊永明一以小滿爲限則遂以頻替速易爲永制而魏  
晉以前事不復行矣至其後三周習熟反謂近於古人  
之考績而以憐其久滯之失職用其初至之銳心爲論  
治之善者嗚呼聖人之法淪墜不得見而以俗說文於  
方策其條有幾不可不思

海陵紀言正厨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  
二旬私累數朔今可長停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  
爲劇尤深亦宜禁斷所謂正厨者當是元會宴設之類  
耶國饗而民供之不知何所始也若防城直縣則後世  
亦未嘗不然但有委曲不公言役民耳



習學言言 卷三十一 二  
永元三年有物絳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隆隆聲如雷  
墜太湖中野雉皆雊按劉聰流星起牽牛入紫微龍形  
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  
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使永  
元之隕不在震澤亦爲平陽之內矣劉聰之亡東昏之  
滅震于怪物自應如此哉

余旣論蕭氏之篡雖義所不許而勢有必至然則褚淵  
王儉亦可得而言矣袁粲力不能正國家止欲以身死  
節是安能支劉氏之亡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路貶之

孔子許焉所可恨者淵儉非懷匡世之志但有富貴之  
願乘時掉臂如負販然諸葛亮自比管樂以其人可也  
若其仕則有不屑矣儉弱年便以宰相自許俯首就人  
惟恐不合與劉湛王融何異而謂謝安亦爾耶齊武帝  
自謂與高帝同創業專行不忌斷割自與父子之隙遂  
開使享國年多未知其安所終也而王瞻以輕傲構釁  
桓崇祖荀伯玉以觸意被嫌在斬祛之地受無妄之戮  
嗚呼阻薄至此乃欲繼體迪德乘運方興可一朝居乎  
按王敬則傳竟陵王子良言三吳凋困斛直數倍匹裁



三百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圖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又民無土庶皆爲塘丁而王敬則悉斂爲錢以送臺庫記此要見當時民力昔漢宣帝謂長於閭閻知民疾苦用致中興武帝乃不爾耶其計畫信任又如敬則輩欲永國命難矣

崔祖思傳載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卓帳婢十人王景興以浙米見誚宋武桃花米飯皆前志所不及余記此非美其能行儉德如禹文王之髣髴蓋當是時兵革力役爲其上者服用猶如此則民生之

憔悴不能自免於溝壑可憐甚矣至其後世未能臻乎富庶而爲子孫者遽自驕侈窮珠玉極文繡則又甚焉悲哉

桓榮祖言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此言似之而非古之聖智皆生亂世排患扞難無不爲己任獨未有以一夫之藝力自雄者故孔子謂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猶稱德而況人乎曹操父子何足法哉榮祖麤暴武人妄肆胸臆而學者或從而信之過矣



王僧虔誠子書當時學立者略可見言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至老不釋卷尙未敢輕言今開老子未五尺許便手捉麈尾謂之談士袁令謂粲也謝中書牘也張吳興緒也當時風流所宗也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謂執談之本轉相破解者也自王弼何晏郭象所傳二百年間勝人名士所從出也立之陋非有益於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也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立愈下矣

虞玩之傳載黃籍事言宋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正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籍無人人自書之理謂隆以列卿同於編民書籍州縣既不近理若謂朝士預州縣事躬校簿書又非義也後又言納玩之言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詳此似緣揚州都畿諸郡民籍當在朝廷故傅隆在元嘉中容以典領得手書隱校故又云泰始至元徽揚州九郡四號黃籍共卻七萬餘戶今十一年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



猶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也周官雖大司徒辨王畿民數及夫家眾寡然當時天子亦各自治其國與後世不同勢應如此至漢三輔河南不復關朝廷矣而江左乃以宰相兼揚州既無清正根本之實反以浮淫隱蠹爲四方逋逃主謝安所言可見也然則號元嘉爲最者劉義康劉湛之徒精力綜覈所致耳如齊高武意則欲之終莫近矣

張緒宋齊間第一人宋明帝見輒歎其清淡齊高帝不敢移緒自近武帝目送謂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帝

驕而猜乃能有此言不知當是時緒能於周行以聲音笑貌自致人主敬異耶亦或其主故好親近其臣而然也緒忘情榮祿口不言利有財輒散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素望孚於中外王衍樂廣所不能及惜其言論不傳獨有教子充一語爾緒所學者老易易之道固非緒所能知然當時要自以此二書爲微妙高世苟誠其人纔涉戶庭洗濯蘇醒便已絕出余所謂人猶能守其學也而後世之學自謂得於道深者乃不足以變化其人其病安在不可不熟講也



齊武帝與劉俊有舊數幸其家着鹿皮冠披俊菟皮裘  
宴飲至夜乃去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顧謂俊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素情吾雖富  
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此語似能以  
天子篤布衣之好如詩人所謂不遺故舊者然而非也  
正是驕滿酣豢後所發耳光武物色訪齊男子嚴光不  
屈公孫述單衣立舊交位馬援笑之況此以貨利交結  
乎

俊傳載孔顛鑄錢議言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  
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蓋宋自武帝後錢法  
壞也俊言蒙城故嚴道鄧通鑄錢處并獻蒙山銅遂使  
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當考今世蜀不用銅  
錢久宜有遺策未究也

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不能協輔時主光宏道化立  
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耀耳目以家爲館孩撫後進  
蹇肆成風蓋儒者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爲家尋孔  
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爲盛殆見其外耶  
竟陵王子良所言遺臺使有狔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



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及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縣則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推此當時朝廷之人徧州縣矣又皆微賤者競作威福昔稱犬不夜吠吏不至門爲郡縣簡靜之政若王人數至村落民何以堪又言兗豫二藩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飽溫而賦斂多少尙均沃實然則是時荒民不減賦也子良居富貴之地而論人疾苦能同其仆起豈可謂之非仁耶史言其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蓋齊世一人而已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此言誠太狂簡如融自不足深論然人臭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已之所當得者詩書雖不可復刪禮樂雖不可自制至於隨世見聞因時述作旣不極乎義理之正而祖其固陋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者銅人之材室人之德者也

周顒勸何胤蔬食言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浮屠有旅泊三界之論雖非所以



經紀人道然世之甘於滋味而不能止者苟有槩焉亦足以寡欲飯蔬飲水簞食瓢飲孔顏皆以爲至樂蓋聖賢無許厚味之法也然則各靜封疆罔相陵軼自當爲名言

西陵四隸有可增之稅郡無所白而戍主乞專其利顧憲之斥議雖深然終不言杜元懿是不應主論者然則宋齊之間綱紀敗壞兵官遂干民政耶抑自江左至魏晉皆然也雖衰世若體統未失民猶可暫安不然雖興王之時百姓無所託命矣憲之言頃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卽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司馬遷謂可施廊廟此等語是也

王融因元魏求書論虜情以爲中原士庶雖淪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禭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轅不知以虜俗革華風自五胡而然耶將始於拓跋也又言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指孝文也又言設官分職彌見其情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邾姓直勒渴侯台鼎則邱顏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於中書李



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汎居顯職謂給之以書則馮李  
遵尙直勒乖阻華夷疑貳可以收卞莊之功此固疏闊  
矣然劉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  
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真匈奴入據  
諸夏純用胡俗強變華人觀其所言則與今女真略同  
矣孝文雖知以中州革其胡俗尙不能盡故褚曄譏之  
謂帽上着籠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也然魏自是衰亂潰裂不及百年衣冠文物卒復中原  
之舊然則推融之言則將自南而變北聽其自變則必  
以北而變南消長之機不可不深畏也

謝朓始變齊梁之文沈約和之漢魏舊風掃地盡矣按  
陸厥傳約朓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  
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  
減世呼爲永明體而厥與約爭論謂前英已早識宮徵  
非此祕未覩也其詞往復云云可謂葑菲之下體筆墨  
之贅疣然文章之變自是遂不可復反後世學者常言  
人心自有天理嗟夫此豈天耶至蕭子顯又總該三體  
之外自出機軸以爲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



唇利吻易稱良其輔言有序悔亡哀哉

梁書

梁武本出諸生有勝流之目與沈約謝朓王融任昉追逐上下初起能決策不反顧遂乘摧枯之勢以定大事未有如此之易者蓋逢其時也情念在民精擇守宰拔舉人材不隔前後賞士愛文意無厭斲博雅通經精義不窮不特江左人主所無秦漢以來語賢君者皆未易及也自古以慎終如始爲最難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三代中君以上犯此戒者多矣若梁武慎終有過

於始烏得有初無終所謂游田聲色玩好致敗之具色色無之若謂末年委政羣小如何敬容自是吏手朱异未爲蠹政若謂子孫爭權朋黨角立此易世事未應一擲遽亡若謂崇信異教此只是蔽溺上一過亦安在於社稷不守海內橫流也世論每以三者立貶義旣於梁武存亡利害不接又使賢君與幽厲赧獻同稱甚不中理此余不得不爲破羣疑者也堯舜三代至秦漢有全一之天下其待夷狄皆無上策至晉宋乃以江淮爲淵乍前乍卻梁武未有明特立國之規與夷狄限一水徒



循舊事駭弟悖子屢出屢挫偶值拓跋衰殘繼以東西  
幅裂故得四五十年對立而形證未分然和戰雜用守  
備不飭及侯景以詐入腹裏一奮其暴雖數百千人而  
疽潰川決心喪膽落拱手破亡此蓋計數之失非敗德  
所召也漢景削七國苻堅南侵宋文帝北伐幸而存者  
僅同一縷梁武納侯景與此何異雖求無辱固不可矣  
計數之於國家秦漢以來大事不可不詳論也

梁元帝勸農令云三農務業尙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令  
猶及落杏飛花又云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甯可墮  
此元苗坐餐紅粒不植鷲領空候蟬鳴帝之文章所以  
潤色時務者如此豈載芟良耜之變者耶

梁樹本根比晉宋齊爲厚不應速亡所以卒於亡者計  
數之失也武帝納侯景計數之失一也元帝能克景而  
不歸建康計數之失二也王僧辨畏齊立貞陽侯陳霸  
先因之而起計數之失三也或謂元帝猜險非繼世之  
君其理則然然使卽歸舊都當使僧辨霸先皆無異志  
而並獲其用北人不能徑渡必不身遭屠戮也僧辨之  
心固不在篡梁若不立君爲舉某霸先雖姦凶無自



而發梁祚尚可延也十年之間積三大失皆於完身中  
自致扼吭刎頸之禍悲哉

魏徵名善論事論梁事猥摭故實而已

南史載郗后化爲龍居池中轆轤金餅灌百味以祀及  
徐妃淫行甚詳而姚察本書皆不記自古策書惟紀大  
事至簡牘則無不言顧筆墨所存有雅俗耳察但知諱  
避止述世出官職號謚於義無用也

自宋以來委任宗室子弟駕御功臣士大夫鄧元起有  
平蜀之勳而蕭淵藻後至一朝用睚眦殺之如樊犬豕

是時梁武得志未久也使在漢光魏武便爲壞證不可  
立矣淵藻年少尙有俊材至臨川喪師蹙國去亡幾何  
呂僧珍令兄子速反蔥肆不徒督郵解益宅鹵簿省婦  
不恥小屋此爲還仕本州者法也漢光武言天下重任  
日復一日常恐不勝安敢遠期十歲推其意似不以天  
下爲私矣如高祖惻愴得志留戀豐沛何足記錄哉  
江南自劉裕後惟韋叡邵陽洲之捷最偉昔徐晃救曹  
仁破偃城四冢屯陷入圍裏遂全樊城叡於曹景宗營  
前立城致敵來攻裝艦爲水軍拔柵斫橋魏人崩潰而



鍾離自解時魏號百萬連城數十不止爲一鍾離意蓋  
堂堂之陣也晃以勇奪敵氣獻以勇奪敵勢故皆能取  
勝世之敗者無他憚敵而已之氣勢自奪非能奪氣勢  
於彼者也余頃在江上所聞見上自公卿諸將下至走  
卒無不如此

范雲心事粗可然無奈要富貴何昔蕭曹以文吏自愛  
迎沛公而輔之猶不以意外僥倖而雲與沈約皆於梁  
武事成之後自獻爲佐命安有此理故約暮年欲台司  
卒不得蓋有以致厭薄也

沈約傳稱其自負高材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  
謝混張緒之風流至是已絕然而清談之在天下自不  
廢也又言約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  
方之山濤當時能爲此論者亦豈易得顏延之作五君  
詠山濤王戎不與殆是晉宋舊語相傳耶

約爲郊居賦工巧在謝靈運上蓋名生意意生文文生  
句句生字逆順相取俯仰成態始有開舒終示斂縮自  
文字以來雖已皆如此而約始備其體宜其以此自矜  
也前世高詞其失固久非約之罪而魏晉纖弱之餘約



遂緝而成之使後不能復反則可恨耳

任昉在齊梁之間爲一時宗主然德義不足而文華有餘以名聲勢利接引而無隱約相與之實不惟許郭舊意不復有而竹林東山之游亦懸殊矣自是後累數百年風流殆絕豈細事耶

命康絢築浮山堰自天監十三年至十五年四月始成八月而決人之死物之壞以數十百巨萬昔人謂水可以亡人之國故或倉卒壅塞不復顧是非今此堰止欲浸灌壽陽於敵未有大損而已之土地人民亦自被害未知梁武必欲爲之何所見也帝以博古通今精識自許而闇於大理如此況晚歲耄期遂引侯景以自亡蓋不足怪矣

王氏自敦導執晉權弘華曇首在宋僧虔儉在齊自魏以上品付胄子起家得顯仕尋聲接勢牽聯不絕未必其後人皆材賢也觀僧虔誠子姝書可見與謝之縕籍蔡之貞方張之風裁劉之文藻又當差別

洛口非小敗而梁之君臣不以爲意自宋武始創用子弟義真一舉而喪關中武陵閉城敵越至瓜步幾亡然



相承行之不悔也梁武諸弟尙有可使乃以甲乙用宏  
余故謂其守邊無定規雖立國數十年特幸而已矣至  
宏不肖反逆而帝能容之不失兄弟之恩蓋人情所難  
本史闕不載不知此乃梁所以亡者何可諱也

蕭懿言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又云家弟在雍  
深爲朝廷憂之梁武雖篡有江南不能出此二言也人  
能有所不爲何必論品目甯殺身而不敢圖君賢於當  
時一等矣

蕭憺傳都督益州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  
姓苦之習以爲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羅研  
傳爲信安令故事置勸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  
請除其弊帝從之研又言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  
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  
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  
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使蘇張巧說  
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觀  
其時吏與民至於如此然則亦不獨一時爲然也冉有  
以爲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民無不可足者擾之使窮乃



自吏始爾

徐勉傳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故屬纊纔畢灰釘已至按記禮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又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又君卽位而爲裨歲壹漆之衣衾棺槨雖不貴於速掩亦惡於不能掩若曰虞以待事哀以從禮庶幾可也宋齊之間君德狂虐屏除四出人子有不能掩其親者矣恐此欲速有爲而然勉與史家蓋未能推也

梁修五禮起於伏曼容何佟之三十年間成八千餘條據勉表以爲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今其書不存

按隋經籍志五禮合

千餘卷隋止存吉禮十卷賓禮九卷而已

雖去取得失之中不可知然一時

君臣不可謂不盡其心矣以禮決事就不合古猶賢於用法梁政稱平蓋有所自來也雖然以禮決事孰若以禮制心周公成王之文固不如禹湯之質也況八千乎勉救昭明及沈約事有補於時與斥江葺王泰殊不同江左相承以門胄自高如勉任遇而不得齒猶當以徐



爰戴法興待之此正是膏梁綺紈之病未可爲勉褊心之罪也

讀梁宗室傳史臣稱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宗之封建將遵古制也盡然有感梁武慈儉勤約終身不墮自足以致治及其不擇賢否例用子弟磐據錯峙骨肉爭奪何異寇讐豈惟無益於存而求亡更速矣然則踵周漢如史所言乃江左之敝事非法也故余謂唐虞夏商以至公守天下享國未嘗不長久而周獨有建置諸姬之名彼文武周公烏在於以天下爲私此亦未經

孔孟議論學者要當深考

中書通事舍人吏史刀筆之任脂膏佞倖之門也梁武始用文儒而顧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固惟其人爾穆王尙能言舊典欲使羣僕侍御皆吉士後世人主不審先以塗轍分清濁夫常取潔士居清官尙不能治何者其汗墨者尙眾也至其甚也以穢雜蠹清華而猶不知惜焉則是舉其國而無人者豈其人之罪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二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三

梁書

梁武謂陳慶之本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此然慶之將少入深奮前不顧無項羽之暴而有其勇蓋天得也惜乎時主無經遠之略不使盡其用不然信布之功何足道哉

王筠言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王氏無以文章名世者所謂人人有集殆爲筆墨之費也筠又稱沈約語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



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材相繼如王氏之盛若夫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殞其名約不能記蓋其識有所止故也然則以世祿矜人而謂德業亦然則大道之降久矣

梁武語蕭子恪事按魏晉取人之國甚酷多殺賢士大夫而其子孫獨得免知廢興存亡之要不在此故也至劉裕懲創司馬復興遂殄滅無遺育而蕭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鸞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號粗有識宜其不忍爲也然猶用沈約竟毒寶融彼以人孤兒寡婦爲富貴利達之地者真可畏耶

范雲造孔休源不見主人汝穎之流風將絕而僅存者也然沒於聲利而以權勢爲重輕後此無可觀矣

梁武賜江革覺意詩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謂剛烈靡於精進甚害義理若知此外更須有事則君臣必皆知道而後可不然是以人臣之名節爲戲於世教壞矣

姚察論何敬容并及卞壺王敬弘大政旣明小察不遺古人常道然苟得其大不綜其細未有害也若以文案



碎瑣消磨日力而謂其大者止於如此蓋後世俗吏之  
大患恐察所言正復未免王敬宏不足道也

梁武詰賀琛世以爲過人主與諫者紛辯是非此自世  
道之衰無復可論然琛身貴地親朝夕密勿旣不指陳  
事要以期必行方效疏遠者汎引貌言求名而無實不  
切而難用傳之後世陷其君以復諫之惡蓋琛淺陋之  
罪爲人臣者亦未可專歸咎梁武也

梁簡文撰劉顯誌銘有斜光已迫殞波西浮百川到海  
還復東流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山雲輕重遂  
柳萸春禽寒斂飏此當時陋巷寒人所以較工拙夸綺  
靡者而以人君之尊習爲之不惟國祚興亡可卜而世  
教淪胥文字墜地又足悲夫

許懋論封會稽禪國山援據詳博辨證明審其言若是  
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蓋兩漢以來見識  
所不到史稱高祖嘉納推演懋議以答請者過漢高祖  
遠矣然則梁之五禮如懋在焉必有可觀惜乎其書不  
存也

梁簡文悼王規死與元帝言以爲風韻道正神峰標映



千里絕迹百尺無枝盛哉盛哉儲貳能知其臣如此良謂難事然未知王規果足以當此品否按照昭明兄弟與其僚游處多過爲褻借恐簡文亦未必能知人故道此語乃其文字尺牘中所發耳蓋魏文陳思習氣之流與孫登殊不同也審爾卽是弊事其甚遂爲江總矣

王褒戒諸子以文學言儒家尊卑等差吉凶隆殺君臣陰陽道家墮支體黜聰明釋氏見苦斷習證滅修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自南北分

裂學士諸生以周孔與佛者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於是時則太史公亦更增上一家譬如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智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侯景自渦陽敗歸獨蕭介言之切至按景事梁人知其不可者甚多然非其職任者言之旣無益而當言者又或不言介自謂宗室遺老不忘劉向之心介不負梁武乃梁武負介也介以都官尙書致事在大同二年距論



侯景十餘年時就家爲光祿大夫不離建康也  
按史記明山賓沈竣嚴植之賀瑒爲博士各主一館館  
有數百生給餼廩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又遣學生如  
會稽雲門受業於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主學皇  
太子皇子宗室王侯皆受業於太學終梁武之世自周  
衰道喪極於秦至漢武始有博士弟子補官漢明帝以  
人主自講其後太學爲黨錮之禍然皆莫及梁武之盛  
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禮典之成書蓋千年所僅有而後  
世無稱者何也

庾肩吾傳載梁簡文時文士庾肩吾徐摛陸杲劉遵劉  
孝儀孝威及肩吾子信摛子陵張長公傅弘鮑至等及  
謝朓沈約新變之文至是轉拘聲調彌尙麗靡又簡文  
與湘東王書言比見京師文體懦弱殊常競學浮疏爭  
爲闡緩至謂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  
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  
傳又言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模楷文詞之盛衰在上所好惡魏武父子  
旣成建安之體而昭明兄弟功力不減觀其所主如此



士人安得不風靡況信與陵皆擅一時盛名此所以流變至今如百川到海無復歸源之日後世隨時移改或詞致小異自謂復古然皆脫沈謝本子不得蓋亦未嘗深考故也如上世歌詩其可取法固多矣奚必沈謝乎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

何遜何承天曾孫范雲沈約皆好其詩以爲含清濁中今古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元帝論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鍾嶸詩評謂鬱陶乎余心名余曰正則爲五言之濫觴備論眾作以及時流蓋天監初也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言銓敘一文易彌綸羣言難自謂文之樞紐極於此王籍賦若耶溪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其文外獨絕

劉杳論犧樽張仲師長頸王撰譜所因王僧孺稱其林庭賦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按梁世文士之盛雖格力不逮建安而華靡精深眾作林起則過之後世雖云接周漢之風流然豈能反齊梁之氣習學者當深考



何點何胤傳載梁武書詞及與陶弘景書敦敘風致漢光武之於嚴光何足道也成康之後便爲昭穆宣王中興幽以亡周人主立國本根自不可常恃至梁武遂不能免其身尤是古今至戒

良吏傳敘稱高祖在田知民疾苦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東昏時雜調悉除省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始去貲計丁爲布未詳身服浣濯之衣太官撤牢饌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醖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勸治道始擢尙書郎到漑爲

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驥爲晉安太守又著令小縣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觀其君道略舉兩漢之賢君不及尙未論其身所能至也梁武只爲治邊無具枉喪民命至其國亡亦皆以此悲哉

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當募千兵自隨謙言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蠻獠懷服史稱謙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年



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審爾衛武公不得專美也

伏暉意望不滿託疾徑歸遷豫章內史乃出拜虞疇劾辭載詔云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有詔勿治暉遂得就郡人主志在愛民屈體以容良吏不索事分此亦兩漢以來所無學者於講論梁武事殊疏闊也

何遠言不虛妄蓋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孔子稱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當是時人不以無妄爲難而以必

信爲害大道至孟子乃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蓋去孔子甫百餘歲而能信者已少矣若後世以虛妄成俗而必信如參辰之難同則小廉曲行遂爲盛德而學者卒何所據依乎

扶南國致佛髮勅勒獻佛袈裟

魏書

及載阿育王造塔甚

詳及天竺王屈多所上表略如佛書然則是其國文字

之體從昔相傳而然

己見宋書

又言獅子國舊無人民止有

鬼神及龍居之蓋華夷之俗不同而其道亦異中國之學自不當變於夷而亦無足深貶凡後之學變其道而



從夷而又以其道貶之然亦苦於顛倒流轉遂不復自知爾

陳書

晉宋相承四方之兵屢鬪都下率常不支徐嗣徽任約引齊師五月再至數十里內盡爲敵場危亡在眼中矣陳霸先決死鬪再敗其眾遂以得國蓋昔之諸侯分形畫險自守其地以勝負決存亡未嘗不用人力而後世但恃長江爲巨防敵一得渡則鳥奔獸散甚者或未渡已望風驚潰矣然則侯安都吳明徹之捷柳達摩蕭軌

之見擒又與前代勝負事不同學者熟考陳初兩戰當知人力所至不用天險玩長江而自墮其力乃後世大患也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算斂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柚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如後世大軍錢之類當時便有通減尙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此天嘉元年三月詔也因軍



糧增賦不知所增多少通減三分之一所減復如何讀此者可見當時民間事意蓋大東之詩止言賦調迫急其人尙在足以供之未若此詔以死耗僅存之民輸平時十倍之稅也又八月詔普勸種麥又二年十二月虞荔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並施行又不知梁陳之間窮匱既甚至此方斂及鹽酒是公家尙有遺利未取不知後世雖無事之時已竭而無繼也

陳文帝知其子之不可立而愛戀不決卒致放弑然就使廢子立弟亦終不免昔夷昧兄弟知季札之賢無傳其子以次及札而札不願故闔廬夫差之際可以全身後世猜忌促狹雖不立如季札未能免也而況伯宗乎孔子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六代之季與魏晉又隔一種風氣

按太建二年詔作田值水旱失收卽列上折除軍士年六十放還令長代換具戶數付度後人增進擢賞減散准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此亦在當時所謂善政也孟子言是心足以王其失不推而已



矣

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于荊州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天地示變非止爲陳之將亡蓋江東之事盡於此矣

魏徵論陳霸先于時內難未弭外鄰勅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厯雖皇靈有睠何其速也斯言誠中其病後主雖以浮情取亡然一江之外上至巴峽皆他人物隋政方新自無久存之理積三世芟理之力而不能爲駮子

延數年之命考其當時君臣謀議可見矣

按魏徵載陳後主事至德二年於光熙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及張貴妃龔孔貴嬪淫靡致亡計其功力之畢得全享此至禎明三年降隋實不過四年可謂逸樂短而禍患長矣叔寶文士材質猶得下中使誠知盤樂怠傲之不能久萬一或有創艾悲夫

自昔人主謀功立事無不用自所親信韓彭雖疏於蕭曹然要須鉤致結納使就心膂陳氏立國之始僅得三吳上流湘郢皆爲王琳有周文育侯安都旣已擒沒而



侯瑱乃攜貳羈旅一朝使之總督諸將遂能再敗齊兵  
琳竟失地北走陳業始定其功皆在舊臣之上此亦自  
是一樣子可參看也史稱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  
故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恐是實錄

江左自劉裕後未有吳明徹之功所以能然者乘齊政  
亂也及齊滅而周人方銳明徹不量時度力輕棄根本  
貪進無繼豈惟已得盡失敗棄前功而南北兩立之勢  
自此不完不然叔寶亦未遽亡人謀之謬遂與天會論  
事者不可不知蔡景厯不護細行而智用自足吳明徹

初北出疑沮滿朝後爭取河南乃無以爲不可蓋畏怯  
於未形奮迅於已驗常人之情無不然景厯言不用不  
止小事乃江左三百年興亡所係也

自吳晉立國皆與北方爭於江之外獨陳霸先能爭於  
江之內遂以驟興霸先雖曰襲殺王僧辨迹若取之於  
梁然齊人已在江內僧辨力所不能抗而後霸先得以  
乘隙而起乃與北方爭得失非全取梁物也方徐嗣徽  
任約已引齊兵據石頭韋載議於淮南卽侯景故壘築  
城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



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觀其當時爲謀於急迫中  
反暇豫如此宜其能立事也長江雖於江南爲一巨防  
然其間又自有多少險扼吳越相攻守笠澤者三年而  
後吳卒敗後世之論專倚一江甚至淮南亦併棄之但  
北人一騎南渡則影潰魄褫便無生存之望此非止脆  
怯無剛之罪亦由內外論議所不講故其智慮閉塞而  
不復開也

陳文帝慰勞虞寄謂管甯無恙甯豈易比寄區區獨知  
以陳爲是異乎劉龔馮衍中世人士皆以能擇所從決

其終身逆順賢不肖與戰國春秋以上殊別此段難言  
之然如寄安貧處順有寒暑風雨之節文詞根抵要是  
南士中秀傑賀循顧榮不足方也

張種恬靜雅正不妄交游旁無造請家產屢空終日晏  
然當時謂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尙種有其風此  
梁人接以前語也及徐陵以文字見用宜若兩塗然爲  
種遜位種在無錫獄有重囚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其  
主笑而不責江左末年前世名士雖已無其人而君臣  
慕好之意未改故種猶能見貴於時不然雖實用無施



矣況虛名乎

孔奐謂江總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不肯以爲詹事  
奐時爲吏部尙書益知蔡廓所言不爲徐干木署紙尾  
蓋吏部得專選事乃後世宰相之職故雖人主子弟求  
三公亦可執論不行宰相職事日以卑下併與其才識  
皆失然則治道否塞不通豈足怪也

梁昭明死晉安爲儲貳周弘正以司義郎奏記請讓於  
昭明子其詞謂撝謙之象起於義軒爰畫揖讓之源生  
於堯舜禪授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

之節逃王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自後世槩之可謂  
言人之所難矣夫議論固惟人所開而當時亦未聞有  
以爲驚眾異俗者蓋猶可以言也流言無止雖致亂之  
大患正論不通誠害治之深憂若儘壅遏向下極有未  
易言者

後主題孫瑒誌銘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  
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  
未勒此意如何自梁武昭明父子兄弟喜爲文詞而陳  
後主之文如此竟亡其國然則豈文之罪而爲如此之



文則其國雖欲不亡亦不可得也

徐陵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華夷家藏其本遂爲南北所宗陸機任昉不能逮也自唐及本朝慶厯以前皆用其體變滅不盡者猶爲四六朝廷制命旣遵行之不復可改矣江總自敘宦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軒冕儻來豈是預要時人以爲實錄士以無用之文藝干世取名遂居有用之位至於家國俱敗終不反悟猶以無用自解古今人如此者多矣孔子稱周任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古人蓋不以身及官爲無用而自量其用之所限夫用過其能猶不可而況以大用爲無用乎

陳宣帝委政毛喜史稱其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竝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計而吳明徹竟敗如宣帝能悔不用喜及蔡景厯之言始終委任有人君之度矣量時度力惟漢光武能之至於狃勝務進愎怨投死雖諸葛亮王猛之得君不能回也

陳人積三世垂三十年經營辛苦幾成南北之勢及吳



明徹一敗已不自保然使並江固守如吳中世隋雖有天下十八猶未能兼也蓋自霸先初興延敵入腹以取勝遂致江流忽略拒於城下一戰而亡雖由後主昏狂亦其謀國者不講於素得一忘二而然也

梁測囚法曰一上起晡鼓盡二更至范泉刪律以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案立測土爲塚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記着兩械及杻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夫不得其情而使弱而實無罪者立測且不免死則已苛使悍而實有

罪者立測且免死則已慢矣雖分其刻數二弊猶將不免而當時爭者紛然不能決何也

梁武幸同泰寺捨身勅徐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使杜之偉草具其儀用浮屠法捨身則無身尙何有儀注人有所蔽遂至於此可歎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三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四

北史魏書

諸胡乘晉亂迭據中土極強盛者不過數十年紛糾騰  
突徒互爲廢興而不足以定事蓋華夷地勢不同習俗  
亦異統御不一彼此不安亦其勢然也惟拓跋遷都平  
城純用胡法控勒諸夏故最爲長久孝文慨慕華風力  
變夷俗始遷洛邑根本旣虛隨卽崩潰亦不過數十年  
天下復還中國之舊矣然則用夏變夷者聖人之道也  
以夷制夏者夷狄之利也失其利則衰反其常則滅烏



得謂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蓋書生之浮論也

魏收爲拓跋序世次自始均爵於舜六十七世至毛而後威服北方又十三世而至詰汾以天女之子爲子是爲力微力微立四十二年始遣子朝於魏魏景元二年也自詰汾以前旣皆荒忽誕漫而力微生於天女推其年當是漢桓靈之歲蓋亦近爾乃復有此異事昔元鳥生商后稷野字皆在上古或者猶以爲遠而誣不知收何所考信而云然也崔浩實錄魏事舊人皆怒遂致族誅然則收之不足憑也審矣

地形志載正

元一作

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

之太康倍而已矣北方自晉太康至此是一節限元魏之興百四十年矣雖無志於靖民而立國旣久民得以生息理應蕃遂但惜無版籍之實特以意言爾

李業興造甲子元歷稱趙政何承天祖沖之三歷參校其長一倍然則祖沖之歷當時雖不施用蓋爲歷家所傳也業興言造歷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後能審其近者用作歷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故五星有七頭術得七頭者爲近當考



魏世稱有祖廟在烏洛侯國去代四千餘里其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後復生長成林而民益神奉之樺何等木斬枿而生者固眾矣亦以此爲神奇耶

載魏李文冠子恂自媿有三失事蓋因家語記邾隱公因孟懿子問冠禮春秋著邾子益終於失國韓生言楚人沐猴而冠冠雖成人之盛禮然古人之所以爲教至深至厚自齟齬而至於冠日異月殊卓然而進於成德故冠者教成之節也若不安其實而徒旣其文則邾隱公與魏太子恂同趨於死亡正與沐猴之冠何異孝文

之智未足以及此而區區焉欲以禮文之末爲其國造命之始不知魏之亡兆於此矣

因李憐行毒事見舊律犯死罪祖父母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碁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赦原之例又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若妻子本非預謀而逆設流坐則爲法酷矣又以後世之薄俗槩之姦民不畏死而許以無碁親上請則是立寬法以誘人之輕犯重罪也當考

崔纂論劉輝姦亂毆主傷胎而逃謂容妃等罪止姦私



若擒之穢席眾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又妹已他適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篡時爲三公郎而尙書元修僕射游肇皆從篡議雖皆以此獲罪然前世昏主亂朝伸貴屈賤刑賞惟意願越常經固皆有之而當時猶有執議不同者雖或以不同爲罪而亦無深譴蓋其前後據事卽言上下安之不以爲異故也若後世猶未至於顛越而執事者遂無一言以聽其所爲或至於顛越而有一言者則又以爲大戮而不可解矣故余以爲論議不開馴致世道

日陋最爲治者之大諱此爲何時而尙能如此故特舉一端爾

五胡諸國惟慕容初起粗有本兵力農之意後得中原則不然矣蓋皆以夷狄之性襲盜賊之迹狼虎自快民無定心雖欲不亡不可得也史稱拓跋經略之先以食爲本墾闢河北計民授田常與諸戎深入角逐得其鹵獲時佐國用比劉石之搏噬其民有間矣至太和則又制祿立長行錢稍循漢晉之舊要之爲國旣久以漸修立自然如此然不於立國之初便分別先後其國亦不



能至於久論八政者首載食貨信非目前事也  
因魏置從品遡上古官制五帝皆繼立而各建官名何  
其好變也郊子言鳳鳥適至及後世不能紀遠故命以  
民事尤怪又稱仲尼聞而學之然則唐虞以前豈惟遠  
而不傳蓋有不可傳者矣然周官言唐虞稽古則不止  
五帝又參取五帝之先名雖不合而義不可離故也如  
魏有鳧鴈白鷺象物則質野及置從品象事則冗雜乃  
夷狄之餘率意妄作自無足論然從品歷隋唐至今遂  
不能易豈非事敝之極併其義不足據矣

按書稱別生分類而傳有賜姓命氏之文蓋帝王諸侯  
各爲族姓義不相襲後世封建法廢旣無專國不自爲  
族姓而天子亦無賜姓命氏之法至傳國數百年而臣  
下仍用舊氏與編戶齊民無別蓋以兵力崛起而無德  
勢不暇爾雖然尊前代而慕聖賢後使其後人以風流  
相命則猶可言也及魏起深北不毛以九十九姓爲部  
落姓改氏易流布諸華周齊繼之至於隋唐凡胡邱周  
伊穆陸劉賀梁寇羅葛樓鮑何高潘薛甄杜之類皆夷  
狄種而三代漢魏之氏族蕩不復存縱有存者不可識



矣然則後世所謂譜牒世次豈足信哉  
魏收載漢武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  
獲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  
甘泉宮金人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  
道流通之漸也及張騫出使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  
壽初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  
經案匈奴傳稱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神顏師古但云  
今浮屠像其遺法無列甘泉宮燒香禮拜等餘語使  
誠有之則是釋氏已萌芽於前世不待至漢明而後流

入也蓋收時於遷固外尙見他書可以旁證異聞此雖  
不比中國事本末源流無繫重輕然後世一以遷固爲  
斷而他書所言遂不及知者眾矣

寇謙之事世俗常有崔浩主之遂使張王深闢至與釋  
氏角其廢興浩意無他不過爲諂耳浩事夷狄之君盡  
用材技又僞媚左道以求容悅然竟亦滅族此不足責  
而有可哀者然則四皓終不出張良欲辟穀道引非以  
爲高乃其勢當然也王猛賴苻堅有閔度能始終無隙  
若便稱人傑亦恐未可



馮后之喪孝文服衰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孝文志切有爲而方優游垂拱順適祖母之心居喪始終自然盡禮而無勉強督迫之意雖無舜文王之道而有舜文王之資矣故自夷狄能慷慨感慕同於諸華蓋非偶然者古今未有無其本而可以強致者也

孝文都洛最無謂周公雖有四方朝貢道里均之說然成周固未嘗受遷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嘗有都洛之文況王政廢興豈在都邑乃漢以後經生相承夸大其辭耳孝文自合更爲其國開百餘年深厚之業豈謂一遷

洛而本根浮動墳廟宗族皆已棄絕邊徼鎮戍單寒無依向非孝文便當身見禍亂然亦竟十餘年而國爲墟矣蓋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其害至此後之學者又將譽之不已是以亡爲存以敗爲成烏在其言王道也

魏亡之禍成於六鎮輕薄六鎮實自太和夫變夷從夏人孰不以爲美至一家門戶緊切利害乃忽棄不顧可乎然則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至於岐有夷之行彼累積而後成非文勝其質也



孝文與元澄論子產叔向爭鑄刑書事古人之治雖深  
遠難窮然推其身之實有與民共之非言之而不可行  
亦非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也叔向能言而不能行  
子產直以爲今不可行王政之不復皆自此等議論壞  
之後世言治者不過祖述子產叔向餘論治道自無由  
可起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此是通前徹後功用更無今古  
但信及者鮮耳

遷洛之舉羣臣不順孝文設術以詐之示威以脅之不  
知厭忽累世安樂之餘經始百年荒榛之地一事不成  
舊業盡棄欲以何爲嗟夫孝文誠非玩歲月而苟目前  
者及其昧先後失名實不安於本而眩其末則好治與  
念亂同科可不悲哉

論婦人冠帽着小襦襖元登謂着猶少於不着者昔趙  
將胡服其臣以爲難魏欲革之復患其不易夫自中國  
變夷狄孔子固諱之以夷狄變中國則未有論而王通  
便謂太和之政近雅又言王猛功近而德遠恐更須考  
詳也



彭城王勰舉曹子建語辭官孝文謂二曹以才名相忌  
吾與汝以道德相親此語甚占地位雖未必道德在已  
而可以宏道德矣孝文所到如此惜其一二十年間不  
知內修以養性而徒外毀以傷生傷生猶可而國從而  
傷此蓋末世虛名誤之也

太子恂事甚可傷孝文急於有爲不計階序不本土俗  
不量難易其臣好富貴者李彪王肅之流以輕薄刻急  
承迎取快於革治興道未有分寸之益而使孩孺之兒  
愚騃之婦幽囚併命損天性害人倫禮所謂教世子詩  
所謂刑寡妻固若是耶

張袞與拓跋珪同起其臨終語有恢崇獻道克廣德心  
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  
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余三復而悲之自胡夷迭  
起百年屠割諸夏而爲之主劫執人士寄命旦夕袞以  
垂歿之言勸之善道彼豈以其心之欲然冀其主之或  
然耶袞孜孜薦引恂恂誘化蓋庶幾以古人自期而所  
遇之時如此其得身免於大悔已爲幸矣哀哉

張白澤傳載顯祖詔諸監臨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



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尙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授之魏未嘗祿其臣教之使貪而以重法禁之故白澤謂今之都曹古之公卿周之下士尙有代耕皇朝貴仕服勤無報舜稱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魏待其臣傭力之不若猶行之百年然則必能明臣鄰之義者然後爲舜乎  
崔宏崔林六世孫崔氏北州之大家祖悅仕石虎父潛仕慕容暉宏苻堅之亂欲南歸不克復仕慕容垂父子遂與張袞對掌機要觀其博議國號事典章文物可想

矣宏旣作詩自傷懼罪不敢行於時至浩竟滅其族悲夫悲夫宏稱有王佐材方戎夷暴亂南北分隔而人士困於鞭箠刻烙者何可勝數孟子謂南蠻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此豈其地使之耶

長孫稚稱河東鹽池歲絹三十萬匹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按三十萬匹絹於今中價爲百萬緡矣稚又言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魏至太和而後賦祿羣臣得食蓋僅爾而稚之言乃如此晉末公卿以下日廩七升然亦同歸於亂豈爲國者



興亡操縱自有得失無預於臣之饑飽耶

穆亮勸孝文訊之著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仍歲頻興民力凋弊材幹斬伐爲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而孝文以爲若終不爲可如卿言後必爲之逾年何益人生大分修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孝文拒羣言甚峻而不得爲非者以其所欲爲皆古人好事非徇耳目鄙淺也禹言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周公思兼三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古人急切之理誠然而孝文行之亦或不驗當更商量

孝文謂亮三代之禮日出視朝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此可與魏王肅所言參看然則人主不視朝論政久矣齊明帝有鍾嶸何人乃欲斷朕機務之語當謂自攬事耳隋郭衍勸煬帝取樂五日一視朝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是隋文帝蓋嘗日視朝也勤惰固係人主自身治之興廢從之然制度不立君臣遂至於不相識積習生常不知其非也



古弼梓劉樹園碁事前世時有之乃興國之象也魏主  
謂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此亦  
雅言若上下齊整反成衰壞者多矣  
崔浩在魏言無不行取赫連沮渠秦隴拓定幾滅蠕蠕  
漠北斂迹其他碎謀密畫應機達變有益其國者蓋不  
可勝數此尸祝社稷之寶臣也而遭罹酷暴觸忤一朝  
併夷五族雖復奴虜盜賊遇之亦不至此矣戰國以來  
謀功之臣罕能自免浩所以比張良者不比其全身之  
智而欲比其策畫之工矜露不已以取大戮哀哉

李罔勸孝文都長安孝文既都洛喻以婁敬事謂當由  
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言殊有風致可以想見其人  
也夷狄中惟苻堅孝文耳

王遵業爲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  
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邱園政歸尚書漢事也歸中  
書魏事也歸門下蓋是時母后專朝與宦者同耳然後  
世相承遂爲故實並號三省而侍中門下侍郎爲真宰  
執其源有自來也

與晉志  
通看

遵業慧龍曾孫江東黼王也

陸叡傳稱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



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  
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此亦可見  
孝文營洛事意也周公雖以洛爲東都仍居鄴鎬至平  
王而後卒遷若無故移徙自伐本根中人不肯爲況聖  
賢乎獻與穆泰元丕遂誘子恂爲逆皆緣遷都乃知盤  
庚委曲告諭非畏其臣也

韋崇兩爲中正史稱其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是魏世  
選用亦由中正也

崔亮傳  
當考

崇爲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

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此

語宜錄古人謂前旒蔽明鞋纊塞聰使其無以致治而  
徒自聾瞽則古人不足稽矣

孝文遷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蓋欲身在近地經營江  
左耳其與盧昶語可見

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  
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

草創

之初便事南伐所圖不就躁擾變亂竟死道塗本希成  
康反類昭穆是德與力兩失之也且晉武隋文未嘗親  
戎驅使將相而南北自一統孝文苻堅皆欲以馬上取  
之卒不遂孝文之僅存者幸耳蓋後世與古人不同所  
以兼并真自有算非浪戰所能也



盧氏自志謀優逸立度世淵道將累世風素北州所推  
史稱其閨門之理及高允傳青齊淪陷衣冠播流親表  
賑贍之美然則三百年間人士乖離其能守家法存義  
槩者難矣雖孔子尙畏左袵之禍豈私憂哉然是時猶  
有聲問可通不若後世之影滅響絕撫卷可爲永歎

高允一生落度晚乃榮遇其所以能始終悔吝不及蓋  
亦英邁銷盡而然徵士頌亦有可觀魏氏六七十年北  
方材彥略聚於此如從容廊廟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  
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

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  
爲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矜於  
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  
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  
出入無解顏之地此亦其當時士大夫翔集輩行之大  
槩也然允乃不如其弟推每被詔徵辭疾不應常譏笑  
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故常從容於家以是而言則亦  
未至於必不可以不出而出如蔡邕之於董卓也孔子  
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然則士



之出處審之而已

允酒訓稱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  
鍾百觚皆為妄也子思語載何書當考今鄉黨學者以  
為載夫子之言行云惟酒無量不及亂而已酒無量是  
何義若謂飲不自限要不至亂恐未然也又云不為酒  
困

崔浩傳有譖敗李順事為浩一短以趙逸傳考之彼之  
謬述  
亦猶子雲之美新皇  
王之度固宜容之  
浩言能如此學亦有標本非譖人  
者也

李孝伯張暢當時南北名對應答之言相與傳誦以為  
口實此傳所載劉氏偽書翻流上國逸韻難虧猶見稱  
載蓋北人貴重南書如此後世文字不復關通圖事揆  
策無以相知自契丹時已然

李冲傳稱孝文謂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  
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  
又不為闇劣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大惡且可一兩年  
許少置官司此語意自周以來不用矣舜言咨汝二十  
有二人不舉其屬古人無不以專智任獨事聯事合治



後世號爲公心相維然無不以私意相敗者雖人材不能如古亦由角出競立其本先弱也

游明根劉芳北方所謂儒者明根乞致仕孝文謂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嗟夫魏之待羣臣與臣之仕於其時蓋有不得止而後不止者矣然孝文猶以此薄其臣何也

崔挺稱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詞趣宏雅非落胡士大夫所能道也觀其安恬進退之際夷夏不可榮辱庶幾君子之風矣斧山營觀事亦當記王尊水波稍卻回還尙見貴前史也

方魏盛時門誅族刑在於瞬息而崔浩中外皆以無罪夷滅及其衰也兇領悍廝奮起遠裔劫執國命河陰之役舉朝屠陷而楊侃兄弟闔門百口一朝併死是士生於其時無往而可也如椿誠子孫語亦萬石君之流宜無以致禍者豈魏收爲楊愔故儻有虛美耶

梁武與蕭寶夤書敘兄弟事初不虛飾又言自有天下



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雖非聖賢  
語然亦秦漢以來人主不能到也當與邨后化龍同看又言造浮  
山堰及李繼伯事則大誤矣烏有昆蟲不殺而魚人之  
民海人之地以較勝負者哉

蕭寶夤論守令考課悉以六載爲程限滿代還復經六  
年而敘是歲周十二始得一階內官散職乃限四年則  
一紀之中便登三級不知代還六年方敘是何義

韓顯宗論遷都伎作不可雜引古四民異居爲證齊語  
羣萃州處余旣辨之又言孔子云里仁之美孟母宏三  
徙之智君道在乎起天下絕類之材還以教之顯宗舉  
其粗者爾

李彪落落識其大者及氣盛用之亦庶幾一二摧挫後  
索然無復存矣彪稱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亮銳於  
興復不暇典章劉表公孫述故習蓋其所諱也又稱王  
隱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當時所言如此然則西晉事  
行於今者皆隱筆歟

李崇置樓懸鼓捕盜當時效之後世亦有效者但爲笑  
耳崇又有斷獄兩事及改鎮爲州皆明智過人學者欲



遠觀近取若識開智長遇事成理可矣襲故迹因已行未有能合者崇在淮北十年梁人所畏遂興浮山之役而史載其父子販肆聚斂爲時論輕鄙然則昔人所謂使貪使愚者豈物之一患不足以累其所長耶

崔亮傳停年格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按蕭寶夤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敘內官四年爲限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爲有意利柄在己人不得干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

汎論考任無復正法容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江東王氏子弟如王肅者不爲少而與孝文相遇任待隆洽如此蓋其年相少長且中以圖南之規故也肅傳載孝文禱雨三日不食惜乎孝文涉道淺而雜用之故命不延永而功業亦以無成不然豈止是哉

袁翻論甄琛諡是時人家已有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與大賢比迹則行狀所起當又在前三大抵浮美溢稱自西漢末方然蓋王莽餘教也蔡邕言作碑唯郭泰



陳寔無愧其來固久矣

傅永量南人記淺斫營蓋輕剽之習也昔人能渡淮斫營而今人不能渡江劫寨余在制司時和州被圍日夜告急元師追諸營兵赴援旣而以渡江無駐足之地竟不敢行然則兵無素習惟所使耳

奚康生弓力十石矢異常箭梁武遺之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長笛康生用以平射猶有餘力考工記載造弓法詩稱袒裼暴虎然如此絕倫事乃不見於古人豈以德掩之耶

湯文王雖起小國王天下後世皆謂德衰不可復爲故孟子言霸必有大國司馬懿楊堅所以能盜取之者竊其權故也爾朱榮以部落酋長居秀容不毛地止一縣眾纔數十世爲邊藩朝權輕重曾莫之預一旦稱兵沈太后幼主獵舉國士如狐兔散葛榮百萬擒蕭寶夤萬醜奴天下大難略盡雖身不終而魏竟以亡然則權與力皆不足而能若是何也孝文藉累世富盛志慕古人解縱維索護養癰疽旣無回幹風俗之功反受動搖根本之害榮之禍實自取之悲夫



爾朱仲遠言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受官今求兼置權制軍要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魏初立中正見衛瓘李重傳余嘗以爲曹操能以鄉論品第人材使不得由軍功雜進故其後有正始勝流之目今拓跋政壞軍立中正爵由意與官以賄成蓋襲其名以遂強臣之欲而魏由此亡然則魏尙上功首差六級下吏罰作馮唐以爲過非權在上亦不能也

辛雄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元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肅宗納之魏自遷洛之後政過於厚而一時議論亦多此類然無驗而速亡蓋可哀也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高道穆魏末論濫錢也古今救錢弊之說甚多大抵以錢代物以大改小以重易輕從否雖殊致盜不異未有如後世以無銅爲患者督鑄不已至毀錢而爲銅矣嗚呼此不可不深思也



孫紹論律班令止謂主議之家太用古制此孝文後事不可收拾之驗也故紹又謂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卽日事勢乃至於此不憂荒外乃慮中畿然則當時非無知者改絃易調豈可謂易哉

張普惠諫太上秦公一時壯議如任城清河元匡崔光袁翻預問難者亦皆心知其不可固不憂刑禍之及也以弱從諛以強拒諫雖若不同致敗則一此本爲國者自利害故左氏載仲尼之論洩治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普惠之免可以爲幸也

以高允傳觀游雅雅得爲修士矣以陳奇傳觀游雅雅得爲佳人乎局已小知遂深伐異之怨因時酷法陷人覆家之戮哀哉哀哉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於此古者師無誤師卽心也心卽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



既遵明智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穽者方滔滔矣

裴伯茂因內宴侮慢元景哲景哲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言不應令人挈衣不言人不許入殿庭當考

史稱温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爾朱高歡父子之間惟子昇號能有意王室一時人士如其比者絕無矣魏收之言不亦宜乎

眭夸言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及素服受弔皆可錄魏法峻急仕者皆云不敢不至然則決不欲仕而能自行其意如夸者亦安得而禦耶

張淵觀象賦備著星文

江式集字書號古今文字四十卷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有表具論

房景伯母子可謂能以孝化民矣世之愚儒怒擒突擊冒行無忌而陷人於罪者是以會閔爲桀跖也悲夫余嘗論善攻者必使救無所用善救者雖攻圍力重必併敗之以虛聲望風退挫者不與此數惟徐晃韋叡收



赴救之功而姚興將十萬眾相守數月外望突免內冀引接拱手受陷莫收一力之用豈興崛強一隅猶未見大敵而然耶如竇建德固不足道也

董琬記西域為十六國分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

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西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

道後更為四出道自玉門渡流沙西行至鄯善為一道

葱嶺葱嶺西行至伽倍為一道莎車西南接漢西域傳

看

魏收序傳後亡逸然本傳未有不用自序者自司馬遷

班固以來雖無不高自譽道觀收之詞如此可謂陋而無恥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四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